

漁女情

〔西班牙〕

佩雷达 著



I5514

21

1

漁女情

〔西班牙〕何塞·德玛利亚·佩雷达 著

唐民权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渔女情/(西班牙)德·佩雷达(De Pereda, J. M.)著;
唐民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

ISBN 7-02-001737-1

I. 渔…

I. ①德…②唐…

Ⅱ.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Ⅳ. I551.45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9.8125印张 2插页 226千字

1994年1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 090

定价 5.50 元

出版说明

《渔女情》原名《索蒂莱莎》，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班牙一部重要的地方主义小说，描写西班牙北部海滨城市桑坦德的渔民生活。

小说以一个渔家女和她的三个追求者的爱情为主线展开故事情节。主人公索蒂莱莎原名西尔达，幼年时父母双亡，先后为两个渔家所收养。成年后，因她长得秀气、文静，而且心灵手巧，人们叫她“索蒂莱莎”，意即“精明灵巧”。她的三个追求者，一个是远洋轮船船长的儿子安德烈斯，一个是最初收养她的那家渔民的儿子克莱托，另一个是后来收养她的渔民的侄子——绰号为“蛭子”的丑八怪。索蒂莱莎最喜欢的却是那个又丑又脏的“蛭子”，不幸，“蛭子”在一次出海捕鱼中遇上风暴，被大海吞没。索蒂莱莎最终嫁给了老实本分的克莱托。作者在叙述男女主人公们爱情纠葛的同时，用浓重的笔墨描绘了桑坦德渔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家庭关系和社交生活等，尤其是描绘了海上的云，海上的雾，~~海上那~~风雨，~~海上的雷电~~……以及渔民们在同大海作斗争中表现出的英勇和坚毅的品质，读来动人心魄，令人振奋。

本书作者何塞·玛利亚·德·佩雷达，一八三三年生于桑坦德市一个贵族家庭，一八五二年去马德里求学，此间，他经常出入文学沙龙，结识了许多文化名人。一八五五年，他弃学回到故乡从事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一八九七年当选为皇家学院

院士，一度迁居马德里。一九〇六年在故乡逝世。

佩雷达一生发表作品二十余部，其中最著名的两部长篇小说是《渔女情》(即《索蒂莱莎》，1885)和《沿巨石而上》(1895)。《沿巨石而上》写一个身居闹市的青年为一偏僻小山村的景色、淳朴的民俗所吸引，并爱上了一个美丽的村姑，因而过上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小说对山区景色和乡村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书中虽然暴露和批判了都市生活的弊端，但作者又极力把穷乡僻壤的宗法社会理想化，其思想意义是消极的。

佩雷达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政治上属于保守派。其政治态度在他的作品中往往表现为宣扬宗教，赞美封建宗法社会，以至贬损劳动人民等。在写作上，佩雷达特别擅长描绘大自然的景色，无论是荒凉寂寥的旷野，还是鸟语花香的田间，无论是千变万化的大海，还是风平浪静的湖泊，他都能以一种单纯、朴素的方式，娓娓动听地描述出来，从而产生极为强烈的艺术效果。

本书译文通俗流畅，且有一定的方言特色，表达了原作的基本风貌。

编 者

一九九三年六月

José María de Pereda

Sotileza

Inst. Cultural Cantabria, 1977.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局资助出版

目 次

一	渔家孤女	1
二	船长之子	14
三	两个泼妇	25
四	善良人家	35
五	新的生活	49
六	渔民大会	58
七	锚链船长	66
八	父母之心	79
九	安德烈斯的爱好	87
十	小货船的命运	94
十一	索蒂莱莎	105
十二	克莱托的心愿	116
十三	安德烈斯的活动范围	127
十四	平地风波	137
十五	善良的教士	149
十六	安德烈斯的轻率	159
十七	难眠之夜	172
十八	弄巧成拙	182
十九	索蒂莱莎的三个追求者	193
二十	克莱托的恋情	204
二十一	蛭子的冲动	215

二十二	划船比赛	224
二十三	底楼风波	231
二十四	船长夫妇的担忧	249
二十五	索蒂莱莎的表白	257
二十六	安德烈斯的苦闷	268
二十七	痴情的路易莎	276
二十八	九死一生	286
二十九	大结局	301

一 渔家孤女

这间屋子窄小，房顶低，光线也暗。墙原本是白的，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发黑。地板已被虫蛀，上面铺了一块厚厚的地毯，脏得要命，硬得像石板。屋内，摆了一张松木桌、一把歪斜的熟牛皮扶手椅和三把散架的靠背椅。墙上，挂着一幅上面插了一束干月桂枝的耶稣受难像、两张耶稣受难画和一串耶路撒冷念珠。松木桌上，有一个里头插着羽毛笔的牛角墨水瓶、一本几经修补的每日祈祷书、一个黑熟羊皮夹、一本台历和一把白铁戒尺。最后，是一把丢在一个阴暗角落的角质弯柄本色棉布伞。这屋子里面还有个套间。这个套间门很小，但上面的印花布门帘还不能将它遮严，从露出的缝隙依稀可见一张寒酸的床以及床上放着的一件教士袍和一顶教士帽。

桌椅和雨伞占去了屋子的大部分地方，剩下的空地上站着六个衣衫褴褛的孩子。他们有的靠着墙，有的把鼻子贴在玻璃窗上，有的立在桌椅之间。在这个狭小和拥挤的屋内，有一位穿补丁教士服和黑带便鞋、戴破绒帽的教士正艰难地在孩子与桌椅之间走动。教士个子挺高，背有点驼，眼睛温和得有点过头，脖子因怕光总是向前倾，鼻子略微红肿，唇厚牙黑，面皮黑粗。

这六个孩子没一个有鞋，全赤着脚板；身上也看不见一件完整的衬衣，有一半人干脆就没有。有一个孩子身上就只裹着他父亲的一件硬邦邦的补丁外套。衣裤齐全的很少；不是没外

衣，就是没裤子。他们相同的地方就是：脸脏腿脏，头发乱如鸡窝，腿上生有燎泡，身上有股狗窝的臭味。这些孩子最大的恐怕也只有十岁。

教士在穿补丁外套的孩子的后脑勺上拍了一下，问：

“喂，《信经》^①是谁讲的？”

那孩子唇厚眼斜，小脸紫红，脑袋大得出奇，正把鼻子贴在玻璃窗上来回揉着玩，听见教士发问，才慢慢抿去门牙间粘在玻璃窗上的一丝口水，转过头，耸耸肩说：

“我咋知道？”

“你咋不知道？小畜生，你到这儿干啥来了？我对你讲了多少回是信徒……有多少神？……”

“神？”孩子把两只手朝后背，光光的身体一下子全露了出来。原因很简单：外套没扣子，就是有，也没扣眼。教士一见，连忙给他合上前襟，喊道：

“小畜生！快把那脏玩意儿给我遮上！……扣子呢？”

“没扣子。”

“肯定拿去当弹球玩了。”

“原来有根小绳，上午我把它搞丢了。”

教士走到桌前，从抽屉里找出一根细绳，费了半天劲才把那孩子的外套补补连连的前襟拴在一起，遮住了身体。教士又问：

“有多少神？”

“有……”孩子又背过手去，“大概有八九个吧。”

“复活吧，亡灵！……赎罪的幽魂啊！真是天生的笨蛋！”

① 基督教权威性的基本信仰纲要，信徒受洗入教时的必读经文。主要有信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等。原文为Credo，系拉丁文，即取自该二信经经文的第一字，意思是：我信。

……我再问你：人，有几个？”

那小斜眼看着教士，教士也看着他。末了，孩子仍然感到莫名奇妙，就好奇地问：

“人！……您说，啥是人？”

“我的圣阿波罗神啊！”憨厚的教士一边画十字一边叫道，“难道你连什么是人都不知道？……人就是……对，我先问你：你是啥？”

“我？……我是蛭子^①呀。”

“越说越不挨边。那海边的玩意儿都比你聪明……你说，什么是人？”教士问蛭子右边的孩子。那孩子也没衬衣，但有裤子，虽然又小又破。他长得没有蛭子那样丑，说话声也没蛭子那样沙哑。

他也不知如何回答，就转过头看旁边的小伙伴。大家就这样一个看一个，个个都一脸困惑。

教士又重新问蛭子旁边的那个孩子，声音很大：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啰？”

“这我知道！”孩子答道，以为找到摆脱困境的法子。

“那你是什么？”

“苏尔维亚^②。”

“小畜生，我要给你吃这玩意儿，非把你撑死不可！”

“你是什么？”教士又问另一个孩子。这孩子没有外套，穿一件缺襟短袖的衬衣和一条极短的裤子。他一头金发，人很瘦，比那几个脸黑的孩子看着更脏。

“银汉鱼。”他回答说。

① 生活在海边的一种软体动物，有介壳两扇，形状狭长，在此系外号。

② 外号，可能是某种动物。

就这样，剩下的三个孩子也先后说出了自己的外号：猛子、猪崽和桨叉。可能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名。

教士对这些孩子个个了如指掌，并未因此失去耐心，骂了一阵，嘟囔了几句拉丁语，就心平气和了。

他说：“都怪我。我坚持用竿子打树，满以为打下来的只能是果实，可是……你们当中最迟的也来我这儿两个月了，怎么还是这个样？神明的上帝！大慈大悲的马利亚！为什么会是这样？……唉！谁叫你没主见，谁叫你是天生的好人呢。波利纳教士，这孩子没心肝，是个畜生；波利纳教士，这是个天生的野孩子……波利纳教士，这个该死的孩子非气死我不可；这孩子上免费学校，人家都不理他；……这个孩子，那个孩子；说什么：您理解我们吧；您生来就是行善的……您好好教教他吧；驯服他吧；让他变懂事吧……于是乎，就这样送来三个，我自己又找来四个。你要看好这间满是孩子的屋子，要忍受他们身上的臭气，要给他们讲，反复地讲……还要使他们第二天还来，要不，非出事不可……这些事每一样都要用心去做，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是我主耶稣基督的教士^①。所以，我还是要说：让孩子们来我这里吧^②，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吧……您嘲弄住在下头的那个女人吧，笑话这个孩子的父亲吧，还有那个娃的妈，她也该受到指责！他们在底下叽叽咕咕，胡说八道，说你们听了我的教诲反而变得更蠢，和以前到我这儿来的那几个孩子一样……多恶毒的舌头^③，真是卑鄙无耻！……您应像我一样鄙视这类行为。我必须鄙视它，我应该如此，……唉，可你们这群笨蛋，真是比笨蛋还笨蛋！你们都干了些啥？你们对得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原文为拉丁语。

③ 原文为拉丁语。

起阿波利纳教士^①吗？怎么回事？学了两个月了咱们还在拼音上打转儿？……我在墙上写个A或者O，你们肯定没一个人知道怎么读！根据基督教教义……我……我完全有理由把你们都从我的阳台上扔下去。可我不想生这份气……算了，咱们还是谈别的事吧。永生永世赞美上帝，其它都无所谓。”

阿波利纳教士如此这般地发泄了一通之后，就急转直下，进入了他所谓的平和阶段，只是和前一段一样，背着手来回走。他所谓的平和阶段就是向孩子们提问最常用最简单的祷词，好让他们牢记在心，免得忘记。虽然孩子们对这些祷词记得不好不完整，但却是他唯一能灌入他们脑子里的东西。蛭子说《万福马利亚》折腾了三遍。猛子背《天主经》只背出一两句。孩子们当中对《信经》最熟的，不提示也只能背到“您唯一的圣子”这一句。

根据他们的这种成绩，教士只给了银汉鱼半块甜饼干、桨叉一个拉雷多教区大主教的扣子、猪崽一枚干无花果。

可怜的还俗教士说：

“孩子们，‘狼身一毛，得之非易。’下一次就更少……更差。好了，现在……都给我滚，你们这群小无赖！……蛭子留下。”

孩子们正要走，一听叫蛭子留下，便都站住了。只见教士撩起蛭子外套的下摆说：

“这样可不行。没衬衣有外套还行；可没裤子……真见鬼！你的裤子上哪儿去了？”

“昨天我妈把它晾在无花果园了。”蛭子结结巴巴地说。

“现在还没干？”

“我妈杀一条有味的鳕鱼，牛就把裤子给吃了。”

^① 阿波利纳教士就是波利纳教士。

“这是上帝的惩罚！蛭子，上帝的惩罚！”教士搔搔后脖颈说，“鱼有味，臭了坏了，就该丢到海里去，不该偷偷洗了再拿出来便宜卖给像我们这些容易上当的穷人。现在好了，连裤子影儿都没了，是不是？”

“还剩下一块屁股补丁。”

“顶个啥用。”教士说着，身体习惯性地在衣服里扭动了两下，“家里还有裤子吗？”

“没有了，先生。”

“真的？”

“真的，先生。”

“瞧你这样……这怎么行。这件外套遮遮身是富富有余，可这根小绳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断。你又会收拾，就是会，早晚还得断……孩子，还是那句话：阿波利纳教士，你‘本已负担沉重，还要额外加码’。不是这样吗？就是这样！”

蛭子听了只是耸耸肩。教士进了里间屋。听见他在里面一面叹息一面咕噜着蹩脚的拉丁语。没多会儿，他掀开门帘走出来，把一个黑布包放在蛭子手里。

“这虽说不是什么像样的东西，可到底是条裤子。叫你妈改一改。告诉她，别再晾在无花果园了。还有，要是她觉得不好，你就对她说，阿波利纳教士跟你一样，眼下没有更多更好的裤子，请她将就一下……好了，小无赖，现在你可以走了。”

蛭子拿着小包走了出来。孩子们一见他顿时又乱了起来，这个嘟嘟囔囔，那个哼哼叽叽，好像一群刚出圈门就闻到厨房香味的猪。从他们一张张小脏脸上的神情，就知道他们都急不可耐地想跑到楼梯口，看看蛭子从教士那儿得到的到底是什么礼物。就在孩子们准备往楼梯口奔去，而蛭子手里的小包仍然保留着他从教士手上接过来的那股热和气时，门突然开了，走进

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男孩，长得粗壮结实，黑眼睛，头发很浓密，嘴笑嘻嘻的，下巴很圆，牙齿整齐，面色红润，样子活泼，显得非常健康，看穿着像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年纪约摸十二岁的光景。

他手里牵着一个女孩，个头比他矮许多，很瘦，脸白、瘦长，头发发黄，鼻子有点鹰勾，皱着眉头，眼神挺大胆，柔软的腰间围了一条很旧的哗叽短裙，上身穿一件更旧的衬衣，塞在裙子里。她的身体非常白非常干净。她的裙子，她的衬衣也非常干净，上面没有一个口子，也没有一点油垢。有的孩子就像猫一样天生爱干净。您不要批评这个比喻不恰当，因为这个比喻对这个女孩尤其贴切。猫体态优美，走路轻、稳；天性多疑，不太合群。而女孩恰恰具有这两种特点。她和猫确有不少相同之处。

蛭子一见这女孩就咧开嘴傻笑。猛子冒出一句粗话。银汉鱼也说了一句粗话。女孩没搭理他们，也没理会阿波利纳教士，仅对蛭子予以回击：学着他那副傻样儿，“嘿嘿”假笑两声，再做个极难看的鬼脸。教士见了，在三个男孩的后脑勺各敲了一下，他们才老实。

“有什么好笑的？为什么讲粗话？畜生！”

“她是高街的……嘿嘿嘿！”蛭子一边摸着被教士手骨节敲疼的后脑勺一边说。

“我们都认识她。”猛子摸了摸自己那头乱发说。

“要不是蛭子，她差点淹死。”银汉鱼说。

蛭子又咧嘴傻笑。女孩又以“嘿嘿”回击。

“你就因这笑话人家？傻瓜。”教士说着顺手又敲了他后脑勺一下，“这种事还好笑！”

“她是高街的，”猛子说，“那天她在玛鲁卡骑在一个木杠上

划着玩。我和银汉鱼在岸上向她投石子。后来，蛭子也来了……他投过去一个石块正好打中她，她就一头栽进了水里。”

“谁掉进水里？”

“就是她。”猛子说，“我看她在往下沉，心想这会淹死……蛭子那时候还在笑。”

“我，”银汉鱼抢过来说，“我就叫蛭子：‘蛭子，快，你水性好，快下去把她拉上来，她会淹死的！’蛭子跳下水把她救上了岸。我们把她头朝下放在地上，拍她的背，她才把喝进去的水全吐出来。”

教士问女孩：“孩子，是怎么回事吗？”

“是的，先生。”女孩一边说，一边对蛭子的傻笑以牙还牙。

教士说：“那你来这儿干啥？还有你，安德烈西略^①。你干吗拉着她的手？你们俩刚刚在哪个饭馆吃的饭？我可不管这类冒险事。”

“她是高街的。”安德烈西略一本正经地说。

“行了，行了！高街的，高街的，我都听了三遍了。高街的又怎么样？”

安德烈斯接着说：“我是在阿瑞斯码头认识她的。她差不多天天去那儿。她在玛鲁卡的事我不知道……现在我当然知道了！（他生气地看了蛭子一眼）他们我也认识。”

“在阿瑞斯码头？”教士虽然这样问，但并不感到有什么意外。

“是的，先生。他们经常去那儿。”

“他也经常去玛鲁卡。”猪崽说。

“行了！你有多好？小畜生！好，咱们还接着刚才的说。刚

^① 安德烈斯的爱称。

才你说了半天就一个意思：她是高街的。其实你和这帮小无赖只是穿得不同，其它全一样……还有啥？”

“今天上午人家告诉我妈，说‘蒙塔尼亚号’就要入港……我就奔了圣马丁去看船入港……走到阿瑞斯码头……”

“阿瑞斯码头！……你家不是住在圣佛朗西斯科街吗？”

“是呀。”

“那你可抄了近道了！”

“我拐到那儿是想看毛虫在不在那儿，他想和我一起去看船入港。”

“毛虫！就是那个没教养没礼貌的贼骨头？你也是他的朋友？那小畜生老远一看见我，就冲我哼下流小调……哼！”

“我可从来没听他哼过……他是有点坏，可不给别人使坏。他在‘卡斯特雷霍号’船上干活，嗯……他教我划船，教我潜水、仰游、踩水……”

“不错，还教你偷你爸爸的雪茄给他抽，教你逃学、打架……名堂多了，我就不提了。今天你爸爸开船进港，要是看见你和那个大名鼎鼎的毛虫呆在一起，他非气死不可！唉，你们这些孩子呀！”

安德烈斯的脸刷地红了，把头稍微向下低了低说：

“没有，先生……我就没干过那些事，教士先生。”

“怎么着？你现在就准备向我忏悔？”教士讥讽他说，“那就要一五一十，全抖落出来！……算了吧，咱们找个合适的时候再说。……现在咱们再接着刚才的话说。你说你到阿瑞斯码头去找毛虫，那他跟你讲啥了？”

“我没见到他，他运货去了，可却看见了她。她吃着一块大面包，是船上的堵缝工人见她可怜给她的。她说，家里人把她赶出来，昨晚是在一条船上过的夜。”